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辨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

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爲之意也。汝二人皆能爲無爲之爲，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如此之

長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家所載殊異，亦寓言而已。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己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爲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看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凶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爲能，况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爲大。而况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者，已貴於物。

物也。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執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鮮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物。而將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若勿性。何邪？吾

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性。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性徵者。必有性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削之。則易。於是乎。削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

以得也。牂牁羊也。與西南隅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為恠異。我未嘗與吾子為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恠。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為事所宜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

為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恠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恠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為閹者也。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

鑿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逝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  
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  
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  
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  
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  
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外有  
爲之爲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  
之名以爲用故曰假夫禽貪者器規割也一  
規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

利天下則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  
外乎賢者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  
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  
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  
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  
需者豕蟲是也擇䟽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  
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  
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

也羊肉不慕蟻螳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  
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  
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濡濡滯  
而有所需待貪着勢利之人也䟽鬣家之毛  
也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相  
近之處此卽乞兒向火倚米山之意言所持

者不足恃也域者囿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  
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僂而自  
苦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爲名而人  
皆歸之反爲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己借此  
以譏侮帝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  
居在於不毛之地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  
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  
自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

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拘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內目溫暖之意螳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之

心與其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

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董川鳥也雞壅雞頭也豕零木豬苓醫者制



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為帝其他為臣  
謂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  
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為貴不得時而用  
則為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奇文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  
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大夫種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  
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  
為帝之時也及其殺之文一時也鷓之目用

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脰之節雖長  
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脰以伸或  
屈亦要隨時而用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  
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  
恃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為損者  
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我  
無所櫻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也請使  
也使風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

去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  
審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  
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  
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  
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  
理決不可易也看此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  
淵名之審不可以蟠字易之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

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  
也茲萃

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殉  
物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臟府也智出於  
胸腑自以爲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  
於府也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成則不  
及改矣茲萃愈多也茲與滋同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  
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

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  
此皆爲身之害而人人以此自喜如得寶然  
故曰人以為己寶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  
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  
其不問道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  
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  
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  
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  
蹶亦踐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  
何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  
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  
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  
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也  
陰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  
矣解音蠡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

廣也大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方太虛也大  
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  
之理也稽者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  
決矣大定物物之定理也持總持也揔天下  
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  
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  
之

二凡事到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事  
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

得喪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冥冥之中自有  
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  
冥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  
彼彼造物自然之理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  
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  
爲可知可解也惟其以不知爲知乃真知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  
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  
乎闔不亦問是也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

不惑是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爲有崖際不可也以爲無崖際亦不可也頡頏頡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頡滑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爲一項大議論乎揚摧提掇發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

曰奚惑然爲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竒特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

獨斃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  
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困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  
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  
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  
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  
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  
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  
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  
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王  
未用而歸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  
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  
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  
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  
心不復知本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  
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爲善乃相率以爲  
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

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暘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爲卑也窮

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窒碍以自保其真爲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自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閒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言其在家在鄉

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  
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公閱休之心如此而  
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  
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以進汝  
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節之意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  
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  
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  
體者精粗合而爲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

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搖  
作卽動用也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  
自然爲主故曰以天爲師命之者稱名之也  
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  
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  
憂萬端多少計較能行幾件計較得行故曰  
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尼之於命人  
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  
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意皆自知



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緜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閒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况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爲

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溢其

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  
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

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  
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  
若有心於爲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爲事之  
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爲也天無爲也非惟  
無有爲之迹亦併與其無爲者無之故曰未  
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迹  
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  
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

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  
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著於其  
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洩齊物曰以言其老  
洩也洩者泥着而陷溺之意也與道爲一則  
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  
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  
而後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  
官爲司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做此詭恠說  
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爲師而  
不爲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圍湯之無爲

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爲自  
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  
隨成爲之司其名言湯無爲而尹有爲也湯  
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  
多有爲之名也

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羸餘也剩也言此名之在世間  
是剩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爲二也  
有心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

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奇特而孔  
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爲輔相於斯世言  
夫子又欲爲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人之  
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  
而後爲一歲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  
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  
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  
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  
自然之意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

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保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旣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爲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着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爲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  
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  
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  
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辨  
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  
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  
有嗃也吹劔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

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叢  
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箇故曰請  
爲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卽中  
國也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爲微細若有若  
無故曰若存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  
馬能辨皇州卽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爲  
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  
地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  
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  
身與蝸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辨言其同也

惘然若有亡者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嗃然之聲若以劔首而吹則一吹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欲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梭梭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登極者升其屋極而望人也梭梭紛紛也聖人僕者言聖人人徒也自理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比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沉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

市廛也言此人必爲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  
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著於己者謂我必知之  
著知也佞人多言之人也何以爲存言其必  
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  
楚王而召之故逃去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  
勿滅裂昔余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  
而報余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余來  
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  
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三形理其心多有

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  
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荏葦兼  
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  
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  
實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殮飽食也  
以衆爲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孽妖  
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荏葦也  
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旣蔽塞則其昏欲之長  
如兼葭之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慾



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性只爲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爲病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溽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學道者終心殺其身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爲盜莫爲殺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爲盜乎或爲殺人乎莫爲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皆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

害爲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  
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  
之貨使民不爲盜卽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  
之自困無時而已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  
太古之時無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  
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  
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  
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  
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讓知力  
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  
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  
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卽百姓有過在余一人一人  
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卽匹夫  
不被澤若己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  
世也匿爲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爲  
愚大爲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爲者爲罪重  
爲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  
也強人所不能而乃罰其不勝者誅其不至

者在上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偽於一由士  
民安得不偽乎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  
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  
爲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爲偽爲欺爲盜也又  
誰責乎三句一體卽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  
此一句意易明亦文法也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  
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  
九非也

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然

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此一則話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  
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且無所逃此  
所謂然與然乎

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見之  
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  
知其所不知者乃爲至妙此大惑之人也且  
無所逃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  
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何逃得然與

然乎者後辭也謂之然歟而其所然果然乎  
子貢對曰然非與卽此意也見衛靈公篇然  
與音餘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狝韋曰夫衛靈公  
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奉  
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  
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狝韋曰夫  
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  
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  
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  
答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公何耶言未足當  
其惡也大弢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  
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奉御  
猶今言召對也搏幣者執其贄見之幣而靈  
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  
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

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  
人大殺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馮  
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爲靈公所奪也馮  
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  
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  
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  
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  
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并而爲公  
是以自外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

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實殊職君不  
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  
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  
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太澤百材  
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聚井爲丘聚立爲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有  
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爲  
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  
以爲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爲異物物各

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爲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爲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爲同也。積而爲山。合而爲水。亦此意也。合并而爲公。合萬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執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胸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距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爲功也。猶言非相爲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爲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塗以大道合之。而爲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淳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爲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卽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百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

可用也同壇卽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  
初何分別此合異以爲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  
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  
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  
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太以號而讀  
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  
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  
言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爾形氣不  
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爲公  
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  
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  
將得比哉狗馬不可爲類者也斯此也因道  
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爲此辨說則如犬馬之  
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  
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

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于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

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換下一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諸件件可見非惟可言亦可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爲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爲通終而復爲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



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乎之或使二家之議孰  
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  
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  
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  
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  
為過

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曰莫  
為一曰或使莫為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  
皆偶然爾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  
或使之止或尼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  
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雞  
鳴狗吠不同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  
雖有大智之人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  
意所自化者言其所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  
自見之妙豈能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為所欲  
為也其所欲為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  
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可以語大可以語  
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極不可圍大之極  
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

患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莫爲則虛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

免於言則去道愈疏遠矣

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

思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死豈可得而遠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欲見而可見故曰理不可觀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若以爲或之使若以爲莫之爲則世之疑情

方假此而起又安得爲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末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泯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

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爲皆

未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爲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爲泥物而在於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句又妙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

有所極

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  
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終日  
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  
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  
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  
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  
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  
極議至言也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  
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爲法  
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  
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內  
篇何異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員流于江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  
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  
憂而曾參悲

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我者也桀紂之時

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紂  
事却併桀說以意逆之可也萇弘被放歸蜀  
刳腸而死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爲碧玉  
此事與左傳所載稍異其言似誕晉元帝託  
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  
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  
世間所有之事也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  
後母曾子未見悲泣之事想以芸瓜大杖則  
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皆  
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  
皆外物不可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  
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  
大槐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  
然火與金相守焯鎔之事也木本無火相摩  
而生金爲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  
大絃大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  
中有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  
生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泥

論篇亦非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爲  
災事之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墜螭不得成心若縣於  
天地之間慰腎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  
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

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陰  
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墜螭者  
怵惕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  
而不成情緒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  
繫縛自苦也慰腎鬱悶也沉屯陷溺險難也

利害相戰於胸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  
生火甚多此皆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  
外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  
胸中至和之氣故曰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  
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  
但爲物慾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爲月者不能  
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  
慾蝕之既正用此意憤然者弛然而自放也  
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衆人汨於利  
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

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以爲鱸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犢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鎚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已而後世輟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緇大黑索也摑音界牛也緇與陷同海水震蕩聲伴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厭飫而食之也輟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注也灌

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鯢鮒小魚也縣令猶今揭示也縣與懸同縣揭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干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



鬢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  
中珠

此段蓋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  
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  
者大儒爲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生於陵  
陂賦墓田也生不布施何含珠爲譏富者也  
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  
可知接其鬢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  
摩以手按之也顛顛下也控其顛者控開其  
顛也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  
而欲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爲則我今取  
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老萊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  
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  
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  
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  
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  
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  
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

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  
矜爾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上上長也趨下其行  
趨鏘也末微也言其背微有佞曲之狀後耳  
者面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蒿  
目以憂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  
也容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  
道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憔  
悴可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爲一時

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而  
不顧也汝旣如此道之窮宜也窶窮也固宜  
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  
智略所能及者故曰亡其略弗及耶亡與忘  
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懽心也以施  
惠而得人之歡心爲驚以此自驚於世不可  
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爲則務人  
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  
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  
此形容中民之爲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

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興事卽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此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子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余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

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鷁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坐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下以殺爲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己故曰知有所困神亦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況言世情以實之人有至知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鵜鶘之取魚飲酒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豈能敵二此言我苟

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

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爲深淵則不可行矣即  
前謂足也踐恃其所不踐之意故曰無用之  
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  
得游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  
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  
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  
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狝韋氏之  
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於世

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能游者則游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安  
有達者有不達者也游自樂之意也流遁逐  
物而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任爲也  
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爲無流遁決  
絕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  
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爲世俗所累而不能反  
身善顧故曰不反不顧言不能回光返照也  
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名爲君臣而沒身之  
後貴賤何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

自三皇五帝爲始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  
偏也游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爲是非  
也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  
自在故曰順人而不失己彼之所教自以爲  
是我固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  
分此有言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也惟至  
人之所行則於世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  
留行焉古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  
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豨韋氏三  
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之世而

觀於今日則皆爲波蕩流逐而失其性矣者  
即齊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彼

目徹爲鳴耳徹爲聰鼻徹爲顛口徹爲甘心徹  
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  
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  
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

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  
視聽爲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爲真顛真  
甘心之所知者爲真知德爲至德矣壅壅塞  
窒礙也哽哽咽而不通也跖者足所踐之迹

也我之見道苟窒碍哽塞而不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形迹則衆害生矣息生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靳之不殷不當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處何嘗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竅也無降無止也竇亦心竅也人以德慾而自蔽惑是塞其實也顧乃也

胞有重閨心有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誼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鈹鐸於是乎始修木草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腠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一重膜包絡此身重閨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勃蹊爭閨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

靜然可以補病皆戚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  
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  
焉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卽新捨末而歸  
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  
之矣皆音翦戚音滅皆戚者屏除物欲而全  
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  
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旣失而復猶  
楊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  
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

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胸中本來泰然  
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非佚者之  
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所猶所其無逸之所  
也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  
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  
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  
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  
黨人毀而死者半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駭與駭同聖人



以仁義而治天下是馘之也神人則無此矣  
賢者以盛德而馘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  
以聲名而馘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  
營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  
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爲官師其黨  
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爲累  
也官師猶今日官員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  
申徒狄因以蹈河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  
於窾水跋與躅同此一字鄙薄之之意也紀  
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  
苦弔之而已己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  
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  
也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  
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  
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荃蹄之語結末亦與前

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  
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  
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着而失其意矣惟  
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兔意  
在於得兔也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八

